

世界文学，如何祛霾？

赵白生

一五年，重霾年。整整两个月，我们很难望到蓝天，很难见到白云，更难看到红日。霾锁京城灰茫茫，窒息之下，我们扪胸而问，重霾时代几时休？可是，我们很少会想到，文学跟雾霾有什么关系？能否发明一种文学祛霾法？

回首乙未年的世界文坛，五组问题，或许能触发我们意识深处的微小蜕变：

1. 乌干达作家卡里莫苟苟（Godfrey Kalimugogo）仙逝，知者寥寥。他以多产著称，靠幽默醒世。他的名著《给我简简单单下个葬》（*Bury Me in a Simple Grave*），是一部“里程悲”式的启示录：人欲横流，现代危机之源。问题是，这样的“里程悲”为什么愈演愈烈？

2. 阿列克西耶维奇，颇为异类。她获得诺奖，引发了一场文类争议。她的作品公婆争理，难以归类：报告文学？纪实小说？口述自传？还是干脆像诺奖评委所言，她创造了一种新文类？她的作品，“独白”大行其道，可怎么读起来“复调”之声四起，这个悖论如何理解？她写二次大战，写阿富汗战争，写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，童蒙者读之，乃“人祸”也；蕴藉者究之，实“天谴”哉！战争，尤其是核战争，难道不是当代环境灾难的罪魁祸首？

3. 澳洲图书馆与信息学会断言，2020年，纸质书籍和电子收藏，将势均力敌，平分秋色。海量的数字文献（digital literature）

和电子收藏（e-collections）所改变的，岂止是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？生态，还有心态，会随之大变吗？书与树，鱼与熊掌，有了电子书，何尚不可以兼而得之，并兼而乐之？

4. 一奖掩百丑，用来描述中国的科幻创作，是否合适？中国有科幻作品，而无科幻大师，这次雨果奖的青睐，真能结束这一现象吗？中国文化基因里最贫弱的，恐怕是对未来的想象力。未来决定现在。这个互联网时代的铁律，古人似乎不懂。可是，反观近百年前的中国科幻作品，居然有人写过“改造气候”，能不令相濡以“霾”的我们汗颜？

5. 美国民间有多少生态组织？会员几何？一年里，他们读了什么？干了什么？其结果，他们东有“最蓝的眼睛”瓦尔登湖，西有世外桃源“优山美地”。

细细咀嚼，这五类问题，遍及世界，涵盖五洲，剑锋所指，多多少少，都跟一个字有些关系——霾。挖掘人性，特别是人性的非自然化浊流，实际上在找霾之源。卡里莫苟苟孜孜以求，不外乎此。阿列克西耶维奇踏破铁鞋，绞尽脑汁，她所口诛笔伐者，不仅仅是这一场战争，那一场战争，这一个战犯，那一个元凶，而是整个战争产业链，尤其是那些让世界上一个个庞大的战争产业链赖以生存的体制。

可是，以蘑菇云为象征的核尘埃仿佛在向我们示威：

霾的体制化，谁敢叫板？

知其不可而为之，点滴做起。文学祛霾法，少印书，少砍树。看似小儿科，但若把“少之又少”的哲学，推而广之，普行天下，我们就不必事倍功半，大动干戈地给自然做外科手术了——“改造气候”。外科手术，说到底，属于一个治标的问题。

如何治本？

无核化，依赖于价值观的有核化，而不是价值观的空壳化。倡导核心价值观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好像没忘两大老传统，

但一涉及核心的核心，难免丈二和尚，忘了西瓜，即《国际歌》里的理想——“英特耐雄纳尔”。我们需要东海舰队，“保家卫国”我们更需要维护世界和平；但我们最需要者，当属打造“蓝色航母”，让全球的珊瑚礁“诗意地栖息”，让霾无葬身之地，让天空更蓝。

蓝色“英特耐雄纳尔”，世界文学之鹄的。

那么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，升什么级？

爱世，此其一。爱绿，此其二。合二为一，两个大字，博爱。

博物之爱，博大之爱也。大国之大，就在于，大国，应有个大国的样子。

这样说来，撰写《京霾传》，创作《中国雾霾墓志铭》，编著《世界雾霾文学史》，似乎成了当务之急，重中之重。中国哪一天涌现出一批会写水的梭罗，能写山的穆尔，真正做到“认山”“知水”，近者悦远者来，世界才会更绿，雾霾才不至于分分钟秒地 mass-murder。说来奇怪，面对 mass-murder，我们为什么无动于衷？

学会爱世界，学会爱自然，中国才会有大国的样子。

明乎此，“世界文学动态研究”的他山之功，能不焚膏继晷，兀兀苦练？